

追月逐花

著

乱世奇葩

一个是乱世奇葩，

一个是武林瑰宝。

若说有缘无分，

偏又生死相随；

若说天赐良缘，

奈何相思愁断肠？

麦林爱情

浪漫古言实力天后追月逐花倾力钜献，

亚未、人鱼、冯淼、傲天月、雨中花令等资深作家、编辑鼎力推荐

追月逐花 著

乱世奇葩

LUANSHI QIPPA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乱世奇葩 / 追月逐花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219-075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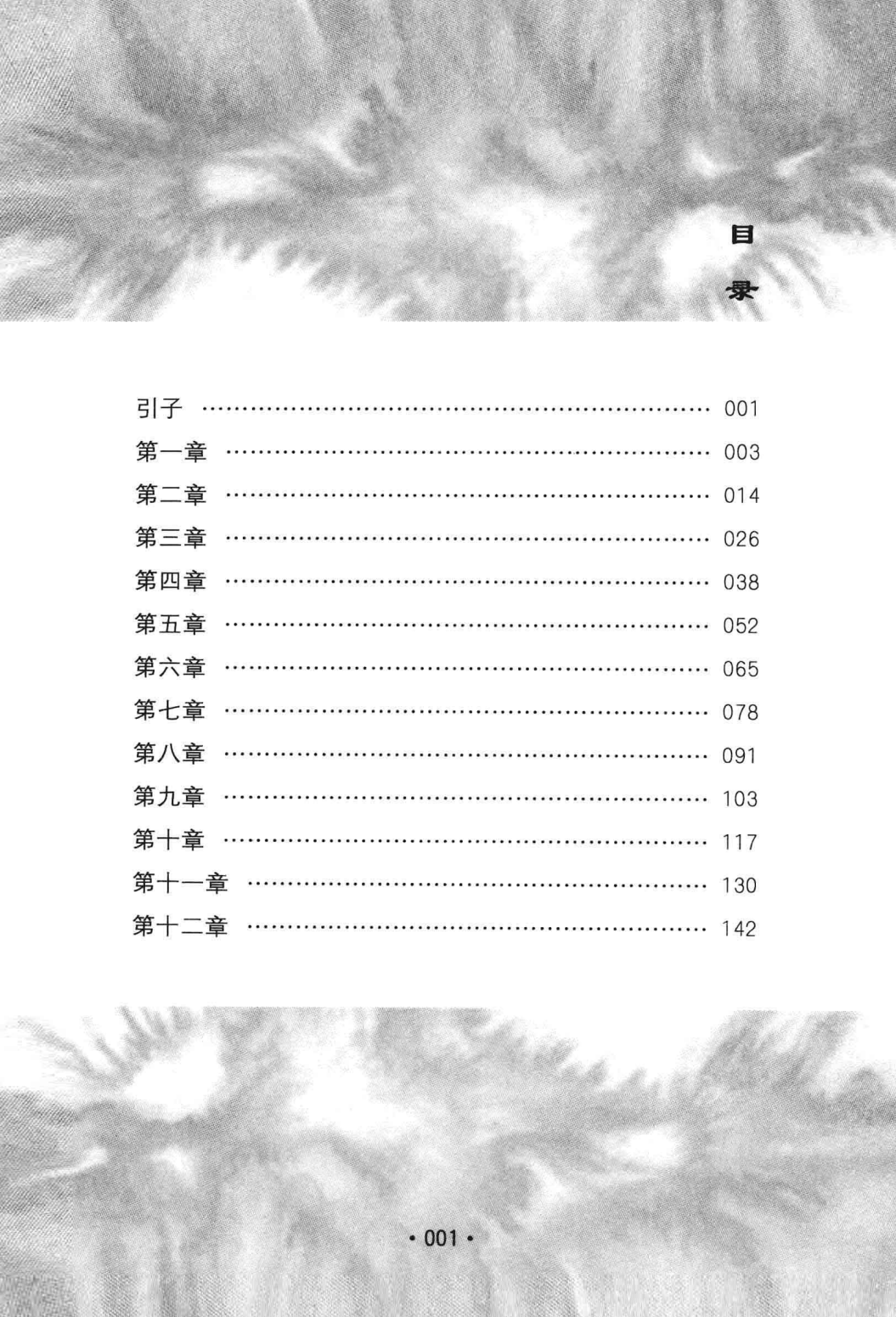
I. ①乱… II. ①追…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192625 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划编辑 林 芸
责任编辑 林晓明
责任校对 唐柳娜 覃结玲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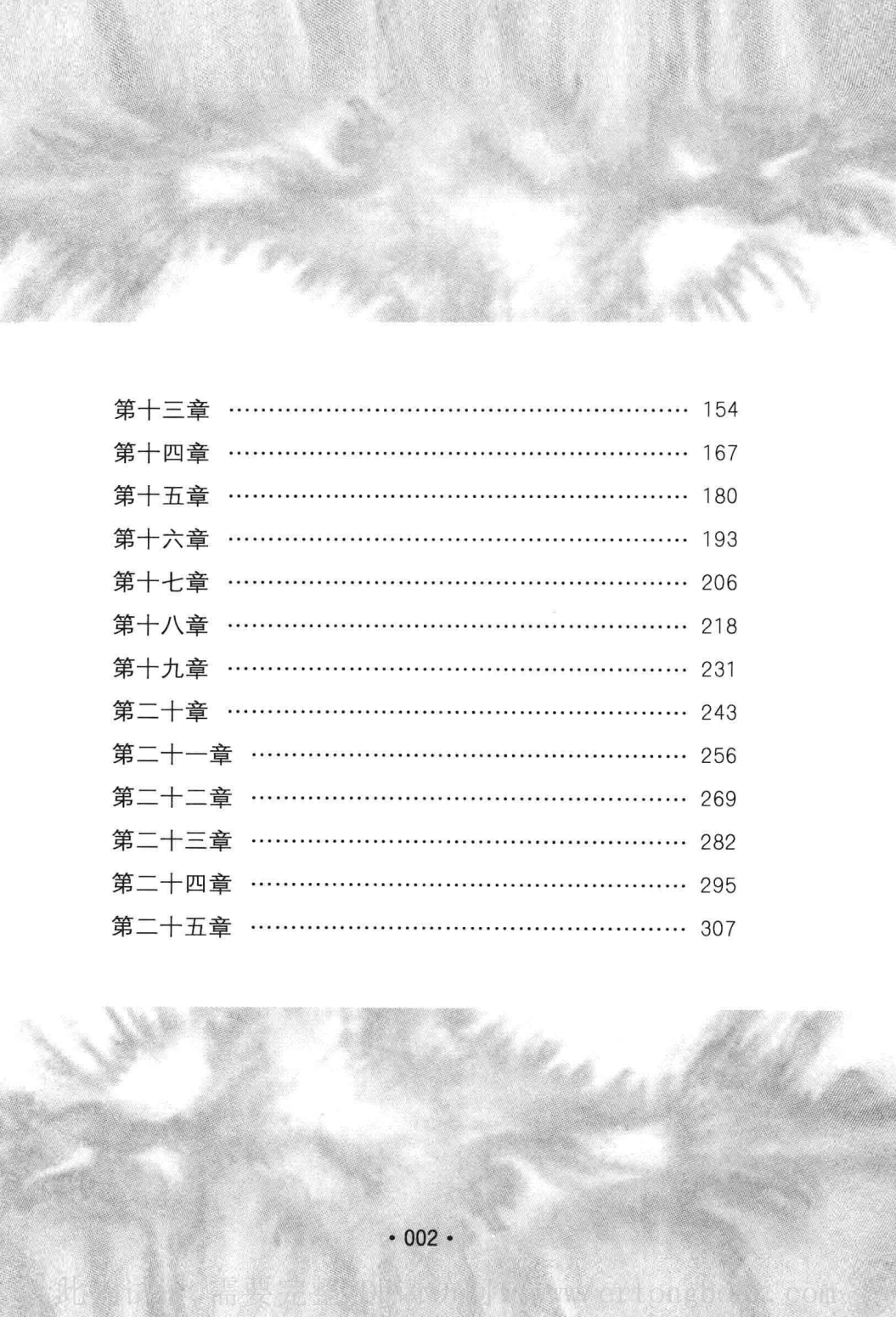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550-0/I · 1423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26
第四章	038
第五章	052
第六章	065
第七章	078
第八章	091
第九章	103
第十章	117
第十一章	130
第十二章	142



第十三章	154
第十四章	167
第十五章	180
第十六章	193
第十七章	206
第十八章	218
第十九章	231
第二十章	243
第二十一章	256
第二十二章	269
第二十三章	282
第二十四章	295
第二十五章	307

引子

有人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星。伟大的人对应巨大的星星，平凡的人对应微小的星星。星升人生，星落人亡。星亮人贵，星暗人衰。浩瀚的星空，就是另一个人世。现在人世中已经一片混乱。星空，似乎也变得一团混沌。

清晨。晶莹的露珠在嫩绿的青草上滑来滑去，在朝阳的照耀下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偶尔，会有几滴露珠滴到草丛中的骷髅的眼窝边，轻轻地滑下去，像它们流下的伤心之泪。一个月前，这里是昊月国和拿云国的战场，很多士兵在这里送走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朝阳。

天下历来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可这次的“分”持续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一点。自从上个朝代结束之后，天下就陷入了群雄割据，互相混战的局面。有无数的国家被灭掉，又有无数的国家在大片的废墟中成长起来。有道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在这个狼烟四起的世界里，人们咬紧牙关，在乱世中苟延残喘。不管是贫苦的百姓，

还是身份高贵的凤子龙孙，都要准备好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悲惨命运。

一个月以前，昊月国被拿云国灭掉了。昊月国的国王和王后自杀身亡，年仅十岁的皇太子赫太子，被当做挟制昊月国意图反抗的残余势力的政治牌囚禁了起来，而十七岁的含月公主，则被拿云国国王许配给自己的独生子桓武太子——作为安抚反抗势力的重要手段。

桓武太子同样只有十七岁，他不愿接受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婚礼之前还在闹别扭。他的乳母想尽办法劝慰他，“听说是很美丽的女人……”

“美丽又怎样？我根本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人！”

“您如果对她不满意，以后还可以纳妾……”

“我不谈以后！现在都这样了还说什么以后？！我就要变成安抚敌人的工具了，懂吗？安抚敌人的工具！”

乳母还要劝，见他双目发直望着窗外才住了口。

窗外正是春光烂漫时，几只蝴蝶正在和阳光跳舞。他的目光中充满了羡慕，缓缓地说：“多好啊。我真希望可以变成一只蝴蝶，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

“可是殿下，蝴蝶虽然自由，但随时可能死在蛛网中，或是猫狗螳螂的爪下。”

乳母的目光忽然变得深邃无比。

“是吗？”桓武太子变得面无表情。

第一章

婚礼照常举行，不管桓武太子如何反对。喜堂之上宾朋满座，人人脸上笑容满面。只有这场婚礼的主角——桓武太子，脸上挂着吹不散的愁云。婚礼的另一主角——含月公主，脸上则挂着无数小玛瑙珠穿成的面网，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桓武太子用冰冷的目光扫视着那些满脸喜气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那么高兴。他们看不见我脸上的愁容吗？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的喜事似的，和我无关……也对，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喜事，我一个人的悲剧。

夜晚，桓武太子和含月公主入了洞房——不，应该说是和太子妃。洞房里仍有很多烦琐的过场。其中一项，就是喝交杯酒。夫妇双方要端起黄金镶玉的酒杯，交臂而饮。端杯的姿势，交臂的姿势，乃至送杯的速度，都有讲究。含月公主已在桓武太子乳母的指导下端起了酒杯，桓武太子却迟迟不动，只是盯着含月公主看，乳母有些慌张，“殿下……”

“你怎么看我呢？”

他冷不丁地开了腔，很不友好的腔调。

“我……臣妾……”含月公主措手不及。

“你知道我是你杀父仇人的儿子吧？为什么要若无其事地嫁过来？”

乳母大惊失色，“殿下！”

“你难道没有感情吗？别人把你当做工具，你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

他并不讨厌她，也很同情她，只是她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让他很愤怒。而且由于她的不争，间接地让他也成了作恶者——和其他作恶者一起导致她的悲惨命运——这是他最不愿接受的。

含月公主呆呆地看着他，开始发抖，流光溢彩的面网抖动着，掩映着她炽烈的目光。忽然，她停止了颤抖，慢慢地低下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声：“对不起。”

接着，疯狂的一幕开始了，她飞快地拔下束发的金钗，朝他刺了过来。金钗哧的一声被捅进肉里。随即，异物入体的惊骇流遍了他的全身，几点鲜血喷出。乳母扑上来将含月公主摁倒在地，凄厉地呼唤侍卫。他呆呆地看着她们，脑中一片空白，只是把自己那清泉般清澈的眼睛拼命地睁着，睁得好大好大。

由于含月公主的刺杀行为，她被拿云国国王判了死刑。念她身份高贵，不让她在刑场上身首异处，恩准她在密室

中静静地喝下一碗毒药。拿云国国王特意让桓武太子来观看死刑。他早晚要成为一国之君，这是必要的锻炼。

桓武太子不想来，但不得不过来。他所有的事，永远逃不出父亲的掌控。他继承了母亲俊秀的容貌，也继承了母亲的温柔慈祥，父亲非常不喜欢。父亲要的是像他一样冷酷有力的王者，而不是这种“女人般的孬种”。父亲要锻炼他，一直是，今天也一样。

含月公主已卸掉了那华丽的装束，和其他女政治犯一样穿着白袍，素面朝天，头上绾了个松松的髻子。在桓武太子进入密室的时候，她平静地朝他看了一眼，他的心狠狠地痛了一下。果然是很美丽的女孩，她的目光就像晴空一样温暖坦荡。他似乎有点喜欢她了，可已经太迟了。

“时候到了，上路吧。”

掌刑的父亲的目光无比冷酷，此时的他看起来就像一座冰山。含月公主款款地端起碗，丝毫不见慌乱。

“等一下！”桓武太子大叫一声。他没有经过考虑便开了口，话刚出口便害怕了。

拿云国国王的目光刀子似的捅了过来，“你认为含月公主的死法不妥吗？”

桓武太子不由自主地缩起脖子，“不是……父，父王，我，我只是想问，问您，她可以……被赦免吗？”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无法听见。

“荒唐！”拿云国国王声若雷鸣，目如闪电，“你这是什么话！怎么可以如此懦弱！你以后可将是一国之主，怎么

能不敢惩罚你的敌人呢？”

桓武太子吓得面如土色，畏畏缩缩地朝含月公主看了一眼。含月公主还是没有丝毫慌乱，平静地朝他笑了笑，表示感谢，接着便将毒药一饮而尽，甘之如饴。她垂下眼帘，面容安详而高贵，轻轻地颤动几下，吐出几口鲜血，如一朵断茎的兰花般飘然倒地。鲜红的血迹盛开在雪白的裙子上，好美好美。桓武太子转过身去，只敢偷偷地哭。

几只麻雀慌张地从窗前飞过。桓武太子躲在卧房里，呆呆地看着天空。天空无比阴霾。窗前的树上枝叶凋零，一只长满黑毛的蜘蛛在结着罪恶之网。

“是我的错误吗？”桓武太子喃喃地说，像是对身后的乳母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乳母没有答话。

“是我的错误吗，是我对她说了这番话她才这样做的吗？”他忽然大叫起来。窗外，一只可怜的蝴蝶落入了蛛网，恶魔般可怕的蜘蛛凶狠地撕着它的翅膀。

“她……这分明是自杀！”他的眼泪喷涌而出。乳母低着头，松弛的面皮布满深深的皱纹，不动声色。

黑夜。几个黑衣人挖开了含月公主的坟墓。拿云国国王为了显示他的“仁爱”，赏给含月公主一副棺材和几尺见方的土地。黑衣人们劈开棺材，将含月公主的“尸体”托出来，用绸布裹住，其中的三个人将她运走，剩下的人将坟墓还原，然后也逃走了。

深山。寒月。木屋。屋子正中央的软榻上摆着含月公主的“尸体”，旁边围了许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虽然穿着麻衣，但个个气宇不凡，似乎都曾是很显贵的人物。他们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含月公主的“尸体”。阴暗的孤灯把含月公主的脸照得模糊不清。含月公主的嘴角忽然动了一下。是灯影的关系吗？好像不是，因为含月公主的眼皮也开始动了起来。片刻后她睁开眼睛坐了起来，淡淡地问了句：“什么时候了？”

周围的人才松了口气。

含月公主知道，她只有死后才能逃脱拿云国国王的魔掌，所以她只有“死”。昊月国的民间有种用曼陀罗和其他几种药材熬成的秘药，人喝下去后会昏厥，心跳停止，呼吸停止，像死了一样，三天后才能苏醒。她故意在洞房里刺伤桓武太子，逼拿云国国王将她赐死——如果她莫名其妙“自杀身亡”的话，难保精明的拿云国国王不会检查她的“尸体”。她料定，拿云国国王不会将她公开斩首。一来为了显示他的“仁爱”，二来是为了避免反抗势力情绪的激化。秘密处死女犯人的方式，一般是赐毒药。既然是秘密的，当然要干净利落些。用毒药最干净利落，拿云国国王最喜欢。

拿云国国王果然要将她毒死。她便命准备毒酒的药剂师杜云将毒药换成那种秘药——杜云是昊月国太医院院判杜鸿飞的儿子。昊月国被灭后，杜鸿飞投靠了拿云国，杜云无奈之下随父亲投降，因医术卓绝被提拔进太医院，但

心仍在昊月国这一边。含月公主被抓之后，他设法和她取得了联络，这种秘药还是他配置出来的。在拿云国的王宫里，除了他，愿意效忠含月公主的人还有几个。现在她身边的这些人，就是他们联络的。两个国家仓促合并的时候，总会留下很多缝隙。

这个计划相当危险。如果拿云国国王坚持要将她公开斩首，她就只有死路一条。另外，使用这种秘药也相当危险，除了会对身体造成极大伤害，还可能会麻痹人的中枢神经，让人再也醒不过来。可她别无选择，她只有先逃出来，才可能慢慢想办法救她的弟弟。昊月国能否复兴就看他们俩了。身为皇家人，注定要背负复国的重担。

现在她身边的人，分别是昊月国的左丞相卫康，大将军司马空鹤，宫女总管卢苇和他们的亲信随从。他们是绝对忠于她的，可惜都没什么势力。他们只带着自己少量的亲信躲过了昊月国的追杀。忠臣，一般都不大会为自己找后路。现在反抗势力中势力最大的人是孙黄，他正带领着两万精兵躲在深山里。他是目前散落在民间的自称忠于昊月国的人当中拥兵最多的人。拿云国攻入昊月国时，他正领兵驻扎在一处边境上，得知消息之后立即回师勤王，没想到刚到半路京师便被拿云国攻陷了。他审时度势，认为当前最应该做的是保存力量，所以便带领大军逃入深山，为昊月国的复兴保存了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夜晚，几辆马车在小路上跌跌撞撞地飞驰，中间的马车里坐着含月公主。她紧抿着双唇，一言不发。卢苇坐在

她的身旁，紧握着她的手。他们是去找孙黄，五天前出发的，至今已走了大半路程。他们白天不敢赶路，藏匿在民家，到了晚上才敢从小路走。一路上所有的人都不怎么说话，他们知道此行凶险难测，因为孙黄忠奸难测。准确地说，现在任何人都忠奸难测。

嗒嗒嗒！迎面冲来一人一骑。马夫们赶紧停下马车。那个骑手勒停骏马之后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卫康的贴身侍卫冲下车将他扶起，只见他全身是血。他朝马车大喊：“大人，孙黄那儿去不得了！”

此人叫黎飞，是卫康放在孙黄身边的“特使”，即耳目。孙黄借口为含月公主报仇，拯救皇太子，起兵了。可他是知道含月公主的计策的，他这样做是想自立为王。他知道一打为含月公主报仇、拯救皇太子的旗号，各路反抗势力都会归附在他的旗下。果然如此，他的旗下很快聚集了十万兵马。起兵之前他将黎飞抓了起来，再派人去杀含月公主一行人。黎飞拼死逃了出来，为含月公主报信。他不愧为忠良之后，他的父亲是在战场上阵亡的龙飞将军，黎雄。

含月公主一行人立即躲到了深山里。司马空鹤的一个亲信隔三差五地溜出去打探消息。黎飞由粗通医理的卢苇负责医治，并由宫女青梅负责照顾。另外三个宫女，则负责含月公主和一帮大男人的饮食起居，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青梅经常被叫去帮忙——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一日，黎飞发烧了，迷糊之中觉得很口渴，挣扎着喊着：“水……水……”

偏偏青梅不在。他喊了一会儿，气力渐渐弱了，忽然闻到一阵幽香，一个盛满清甜泉水的勺子伸到了他的唇边。他吞了几口水之后，意识渐渐清醒了，睁眼一看，发现竟是含月公主在给他喂水。他大惊，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含月公主的声音温柔而不失威严，“快躺好！伤口裂了怎么办？”

黎飞忙躺下，颤声说：“微臣这种卑贱的身份，怎敢劳烦公主……”

“别说这话，”含月公主又舀了一勺水送到他的唇边，“如果不能体恤臣下的疾苦，我还算什么公主？”

逃出来之后，她已学会了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在学习洗衣做饭。黎飞的眼角流出一滴米粒大的眼泪，他默默发誓：他就算死，也要保护含月公主！

孙黄有称帝的野心，却没有称帝的谋略。拿云国国王逼赫太子写了一封公开信，让孙黄归降，孙黄没有理睬。拿云国国王又以杀死赫太子相威胁，孙黄还是没有理睬。拿云国国王是不会杀赫太子的，他这样做是为了揭穿孙黄的真正用心，让依附他的人看看，孙黄连赫太子的性命都不顾惜，怎么是在为国尽忠呢？如此一来，依附孙黄的人必将离散，他不用费多少兵马就能打败孙黄。果然不出他所料，孙黄一派内部很快分裂，成了必败之师，与拿云国国王亲领的大军一战即溃，孙黄兵败被杀。复兴昊月国的

兵力，也在这一役中被消灭殆尽了。

眼前已成了死局，可功勋老臣们还想把死局盘活。他们之所以苟活下来，全是为了复兴昊月国。即使前途只是镜花水月，他们也要拼一拼。司马空鹤和卫康、卢苇商议之后，决定去找牙蜂。不在万般无奈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找他的，牙蜂以前在昊月国只是个校尉，在拿云国攻入昊月国，国内一片混乱的时候带兵出走，上山为盗。孙黄起兵的时候他也没有响应，不知他是慧眼独具，还是另有打算，他比孙黄更加忠奸难辨。唯一可以指望的，是他小时家贫，司马空鹤曾照顾过他和他家人的生活，不知他会不会念着这个旧情帮助他们。这样做很有风险，但别无选择。他们所知道的，还能联系上的人，只有他了。

牙蜂是个粗莽的汉子，一脸的虬须。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连相助复国的事也一口答应，“我本来就是昊月国的臣子，营救赫太子，复兴昊月国乃是我分内之事！”

大出司马空鹤他们的意料。牙蜂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席上人人笑容满面，只有黎飞眉头紧锁。他觉得牙蜂可能是别有居心。因为光在这宴席上，牙蜂就偷偷瞄了含月公主四次。

一个月过去了。牙蜂这一个月来只是天天拿好酒好肉招待含月公主他们，救人和复国之事一直不愿多谈。卫康这帮老臣坐不住了。一日，司马空鹤出面，要和牙蜂推心置腹地谈一谈。牙蜂却和司马空鹤打了半天哈哈还不愿进入正题。司马空鹤急了，单刀直入，“国家复兴之后对功臣

论功行赏是少不了的。事成之后，你必占首功。你想要什么，现在可以先提出来。”

“这个……不敢不敢。现在小人一功未建，不敢有什么妄想。只是小人现在乃山中盗匪，为昊月国起兵的话，恐怕名分不正。”

“你要什么封号，老朽尽可以为你讨来！”

“我是个粗人，不会讲什么场面话，我就直说了，千羊在望不如一兔在手，我……我想与含月公主结为夫妻，这样以女婿的身份搭救小舅子，再收复岳父的天下……”

“你休想！”司马空鹤拍案而起，“公主是何等身份，怎能嫁与你这粗人！”

“那复国之事……”

“你就不用费心了！老朽这就请含月公主移驾！”

“你以为你们还能走得了吗？”

“你?!”

牙蜂把含月公主一行人全抓了起来。含月公主被独自软禁在一个阁楼之上。牙蜂对她还算客气，给了她三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其他人则全被投入了地牢之中。

黑夜。含月公主独坐窗前，愁眉紧锁。什么“考虑”?！她根本不会考虑的！自己这等尊贵之躯，怎可下嫁于这乡野村夫？可是，她真的可以坚持这样吗？她是不是太任性了呢？拒绝牙蜂的后果是什么？当然是她和身边这些一心复国的忠臣都会死在牙蜂手里。弟弟再也没有人去救！国家永远都不能复兴！显然太不负责任了！可是一想起牙蜂